

高阳作品·清史小说系列 3种3册

高阳的清史小说，注重历史氛围，特别取材于乾嘉年间的史实，写尽朝廷大政、南北吏治、民间风俗，兼具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趣味。

高 阳 作 品 · 清 史 小 说 系 列

高 阳 著

印心石



高 阳 作 品 · 清 史 小 说 系 列

高 阳 著

印心石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心石 / 高阳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06.3
(高阳作品系列)
ISBN 7-108-02429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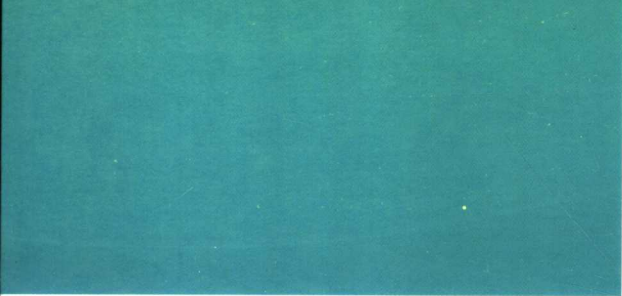
I. 印... II. 高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9456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。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封面设计 罗 洪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	100010
图 字	01-2005-5142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75
字 数	145 千字
印 数	10,001-18,000 册
定 价	12.00 元



高阳(1926—1992年)，本名许晏骈，字雁冰，浙江人。出身于钱塘望族。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《李娃》，一鸣惊人。《慈禧全传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胡雪岩》、“红楼梦断”系列等使他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说家之一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。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，又擅编故事，论者称其“擅长工笔白描，注重墨色五彩，旨在传神，写人物时抓住特征，寥寥数语，境界全出”。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，约105册。

人生如戏

台上还在跳加官，春熙班掌班老何，已拿顶红缨帽往头上一套，找到藩司的跟班，低声请教：“二爷，回头点戏是先请抚台点，还是先请客人点？”

“自然是客人。”

“客人姓朱。我管他叫朱老爷还是朱大人？”

“朱大人。现任的兵部侍郎，跟抚台一样戴红顶子，当然叫朱大人。”

“兵部侍郎不是京官吗？怎么会一直在浙江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！这朱大人——”

这“朱大人”叫朱士彦，字休承，号咏斋，江苏宝应人，嘉庆七年壬戌的探花；现任兵部左侍郎，在道光五年放出来当浙江学政。

三年差满回京，船过苏州，地方官照例有一番酬应。由于现任江苏巡抚陶澍，是朱士彦一榜的翰林；白头同年，情深谊切，大家看在本省长官的份上，接待得格外殷勤。藩司本来已大大地请过一次客，只以朱士彦酷好戏曲，而不巧的是颇负盛名的春熙班，应聘去了吴兴，前天方回苏州，因而藩司再度张宴，为的是让他终于能一聆春熙班当家小旦秋官那条珠圆玉

润的嗓子。

等跟班讲完，加官也跳完了；老何随便抓了顶红缨帽套在头上，疾趋到首席首座面前，屈一腿打个扦，双手展开戏折子说：“请朱大人点戏！”

朱士彦不看只问：“你班子里有个秋官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拿手的是什么？”

“双官诰、牡丹亭——”

“就是双官诰吧！”

“是！”老何答应着转到第二席。

第二席自然是半客半主的陶澍首座，等老何请点戏时，他也是

也是不看只问。

“朱大人点的是什么？”

“双官诰。”

“双官诰！”陶澍想到戏中的碧莲，三十年前的往事，风起云涌地奔赴心头。

三十年前的陶澍，是湖南安化县一个默默无闻的穷秀才。但是，认识陶澍的人，常会拿他作话题，而且往往引起争议：有人藐视，有人重视。藐视他是因为他穷，脾气又坏，说他如茅厕中的踏脚石，又臭又硬。

重视他的人为他辩护，穷且益坚，志气不堕，即此便难能可贵。而况满腹经纶，仪貌堂堂，将来必成大器。

旁人去论短长，无损于寒窗苦读的陶澍；不幸地，有一天在他未来的岳家中，竟也出现了这样的争议。

陶澍是十岁上订的婚，聘的塾师孙伯葵的独生女儿巧筠。

陶、孙两家是邻居，内眷往来，极其亲密。巧筠比陶澍大一岁，从小姊姊、弟弟叫得很亲热。孙太太喜欢陶澍本性忠厚，有意无意地一再表示，希望能有陶澍这样的女婿；但陶太太却不大中意巧筠。论貌，从小便看得出来，长大来定是美人，可惜性情好胜而轻浮，将来不会是个贤淑的妻子。

看看几次提起，陶太太装作不解，孙太太自觉没趣，连陶家都不大走动了。陶太太倒觉得老大过意不去，不结这门亲，连交情都会不终，内心着实不安。因此，到有一次孙太太又作试探时，她说了老实话。

“要说到巧筠的模样儿，我是打心里就疼她；求到这样的儿媳妇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实在，我是怕高攀不起，娇生惯养的小姐，委屈不起。”

“陶大嫂，你别这么说！”孙太太有些不服气，“巧筠跟她父亲读了几年书了，三从四德的道理，慢慢也懂了。再说，云汀不是没出息的人，也委屈不着巧筠。陶大嫂，我们像亲姊妹一样，莫非你就不愿意云汀替我女儿挣一副诰封？”

听得这几句话，陶太太不仅是感动，而是激动；两人互以“大嫂”相称，陶太太急急答说：“孙大嫂，你这样子看得起云汀，我如果再说什么，就显得不识抬举了。将来只要云汀有出息，一副诰封一定是巧筠的。”

“云汀一定有出息；我女儿也是有福气的。陶大嫂，”孙太太笑殷殷地说：“从现在起，我就管陶大哥叫亲家老爷了。”

没有想到，这位“亲家老爷”第二年就一命呜呼，接着陶太太也由于伤寒不治，使得十一岁的陶澍，一下子变成父母双亡的孤儿。

但是，这个孤儿并未因坎坷的命运而磨蚀了他的志气。远出佣工，却从未一日抛开书本。主人邻家的西席，看他好学，偶尔也指点指点。陶澍天生颖慧，举一反三，进境远比邻家正式从师的子弟来得神速。

因此，陶澍在十六岁上便中了秀才。孙太太便跟丈夫商量，说女儿十七岁了，不如早早替小两口完了婚，女婿的衣食起居，有人照应，才能安心用功，力求上进。

“你倒说得容易！”孙伯葵翻着白眼说，“他拿什么来养我家女儿？”

“是一家人了，我们又只有一个女儿；当然现在我们养女婿，将来女婿养我们。”

“哼！”孙伯葵鼻子里哼了一下，连口都懒得开。

“那么，你说，到什么时候才能替他们完婚？女儿大了，总不能老耽误着。”

“起码也要等他中了举人。”

头一年秋天中了举人，第二年春天联捷成了进士，便是“一举成名天下知”，也就马上可以做官吃皇家的俸禄了。孙太太心想这个打算也不错，随又问道：“今年考不考举人？”

“今年癸丑，只有会试，没有乡试。后年乾隆六十年乙卯，皇上登基花甲一周开恩科，明年有乡试。”

“那就再等一年看！”

孙太太悄悄叫侍女秋菱去跟陶澍说，务必好好用功，等明年一中了举人，立刻办喜事。至于到省城乡试的盘缠，要他不必担心，到时候一定会替他预备好。

本就在埋头苦读的陶澍，得此一番叮咛，自然格外用功。

但不幸地，孙太太白等了一年，陶澍落第了。

“别灰心!”秋菱传她主母的话说,“太太说,明年再来过。”

陶澍摇摇头,不做声。倒不是他灰心,只是去了一趟长沙省城,见闻既广,觉得应该做些经世致用的学问,譬如漕运、盐务、水利,弊病何在,要怎么样改革?老在八股文中讨生活,就中了进士做了官,又何补国计民生?

用功还是用功。秋菱每趟去送食物、送衣服,总看他忙忙碌碌地查书做文章,连多说句话都不肯。可是,孙伯葵却知道,陶澍用的功,与考试无关。

“穷书呆子,出不了头了!”他向他妻子说,“都是你,错拉了这门亲。”

“你看着好了!”孙太太也不服气,“总有一天你会佩服我的眼光。”

“哪一天?”孙伯葵瞪着眼问,“如果有那一天,只怕巧筠的头发都白了。”

孙太太暗暗叹口气,看着出落得艳如春花的女儿,心里也不免着急,转眼二十岁,再耽误岂不变成了老小姐?

孙伯葵当然了解妻子的心情,而且希望她有此心情——孙太太愈着急,他的打算愈容易成功。

安化第一美人

茶坊酒肆中有个流言在传布：陶秀才穷得娶不起亲，要将孙家的婚约退掉了。

这是孙伯葵放出去的风，作用是想另钓一个金龟婿。风声很快地传入一家大户，第二天便托人到孙家来说媒。

来的是个媒婆，姓刘，尽管她能言善道，但遇见孙太太，滴水渗不进去。“刘媒婆，你一定弄错了！”她说，“陶家并没有来退婚，就想退也不能！我家小姐已经姓了陶，决不能再姓吴。”

来求婚的大户姓吴，千顷良田，两世恶名。老子叫吴良，外号“无良”；独子叫吴少良，便唤做“小无良”。想求孙家这门亲，是吴良争面子，娶了这个全村的第一美人作儿媳妇，是多么值得夸耀的一件事！当然，吴少良更是喜心翻倒，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了。

因此，当刘媒婆回报孙太太如此峻拒时，吴少良竟承受不住这个打击而恹恹成病。这一来，逼得吴良非设法将孙家女儿变成吴家媳妇不可！

“无风不起浪！退婚的话，一定有来历的。”吴良叮嘱刘媒婆，“你再替我去打听。”

“老早打听过了，大家都说，听是听人这么说，也不知道是

真是假。”

“那么，陶秀才呢？你该托人到陶家打听打听看。”

“不用吴老爷关照，早打听过了，陶秀才说，没有这回事。”

吴良想了一会儿又问：“陶秀才说这话的时候，是怎么个样子？是气呢，还是着急？”

“也不气，也不着急。平平淡淡地，倒像没有这回事的模样。”

“噢！”吴良噗噜噜、噗噜噜地抽着水烟，沉吟了好一会儿说：“十之八九，有这回事。穷秀才死要面子，不肯明说而已。”

“吴老爷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”

“我跟你讲，不是谣言。有人造这个谣言，他要生气，更要着急，怕岳家真有这么意思，故意放出风声去。如今平平淡淡，像没有这回事，就是已经知道有这回事，自然用不着大惊小怪。”

“那么，”刘媒婆又起劲了，“吴老爷，你看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后天来听回音，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。”

等到媒婆一走，吴良随即发帖子，请孙伯葵吃饭，其实是吃花酒——安化县城有个私娼，外号“张小脚”，原是贩卖水银、朱砂的大商人张老四的下堂妾，貌仅中姿，而且年纪三十开外，即使是美人，亦已迟暮，可是身价极高。因为张小脚工于应酬，善于词令；看客人的身份、性情，有各种不同的谈吐。住处本是人家荒废的花园，用围墙割取一角，借它高槐老柳的清苍之气，却不见残垣颓屋的荒凉之迹；围墙里面原为五楹敞轩，她鸠工重修，隔成三间，由西而东，第一间是厅，第二间起坐，第三间便是她的香巢。布置得精雅宜人，不带丝毫风尘气息。能在此飞觞醉月的，不是达官，就是巨贾。不过安化到

底是小地方，除了外县慕名而来的访客以外，本地人在这设席请客，一个月不过五六次，其中一半是吴良做主人。

接到请帖，孙伯葵又惊又喜。差堪温饱的塾师，也没有什么阔气的朋友，所以张小脚之名虽向往已久，却总无缘问津；这是孙伯葵一直不释于怀的憾事，不道意想不到地竟有了弥补的机会。

他想，自己跟吴良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，居然发帖相邀，而且帖子上注明：“专诚奉邀，以申敬意，不敢再约他客湊扰。”这样客气，当然是为了刘媒婆碰了钉子的缘故。看起来生个漂亮女儿，让他人享了艳福，自己也有艳福可享，真是非始料所及。

“我听说，姓吴的下了个帖子请你吃饭，”孙太太问丈夫，“可有这回事？”

“有啊。”

“那么，你去不去呢？”

“为什么不去？吴良什么身家，他肯折节下交，我凭什么不给他面子？”孙伯葵紧接着说：“我总以为教蒙馆教了一世，再无出头的日子；不想时来运转，命中有贵人。”

“你先不要高兴。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。”孙太太说：“吴良说不定为他儿子在打我们女儿的主意。”

听这一说，孙伯葵觉得很难表示态度，心里一急，倒急出个计较——他心怀鬼胎，明知刘媒婆来过，故意不问不闻；这种装傻卖呆的做法，很可以再试一回。

于是，他故意装得很困惑地说：“替他儿子打主意？他儿子不是娶亲了吗？莫非想我们巧筠做他儿子的偏房？”

“那倒不是——”

“不是就不要紧了！”孙伯葵抢着说：“不然，我就不能去吃他这顿酒！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莫非我孙伯葵的女儿能做人家的妾？谅他也不敢存这样的心思。”

“别说做妾，就是做太太也不行！一家女儿不能吃两家的茶。”

孙伯葵心中冒火，但就在要发作的那一刻，很见机地把话缩了回去。他心里在想，这件事吵不得，一吵反而会将局面弄僵。因此，他笑笑不作声，扬长而去。

这种莫测高深的态度，使得孙太太大为担心，悄悄向秋菱问计：要如何防备这桩婚事发生变化？

秋菱想一想答说：“从来好事多磨！太太也不必担心，只要小姐拿得定主意，到头来老爷也不能不依她。”

这是暗示，该在巧筠身上下些工夫；但孙太太却不能领会，她相信她女儿是个不事二夫的烈女，所以听得秋菱的话，连连点头，愁怀一宽。

为了显身份，赴席不能不迟；太迟了却又怕吴良觉得他架子太大，心中不悦。因此，孙伯葵仔细斟酌，不亢不卑，晚半个时辰到。帖子上写的是申刻，他过了申正才到，日色已经偏西了。

“伯翁，”吴良大踏步降阶相迎，一面拱手，一面笑容满面地高声说道：“久违，久违！”

“良翁！”孙伯葵还着礼说：“辱蒙宠召，真不敢当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！老早想亲近老兄了，一直没有机会。那天在县太爷席上，听学老师说起，我们安化第一位有学问的人，就要数伯翁。是故下了决心，一定要专诚向老兄请教。这里

比较清静，地方也还过得去，所以邀请在这里小酌。不成敬意，伯翁不要见怪。”

这番门面话，既恭敬、又亲切；孙伯葵感动之情，见于形色。两人携手上阶，下人揭开帘子，只见薄施脂粉的一个半老徐娘，笑盈盈地迎了上来。

“这位就是孙老爷了！常听吴大爷提起，说孙老爷是真正读书人，今天到底光临了！”说着，衿衽为礼，神态颇为端庄。

向往多年的张小脚，终于有缘识面，而且是以特客的身份出现，孙伯葵心中不免得意，但也有些张惶，不知该如何称呼，想一想只好答她一声：“女主人，请少礼。”

于是奉茶敬果盘，张小脚很殷勤地周旋了一番；到得掌灯时，有个丫头走来，轻声说道：“预备好了！”

“请里面坐吧！”张小脚随即说道：“里面也暖和些。”

肃客入内，那起坐间中又另是一番光景，最触目的是乌木条案上放着一函书。开本很大，却不厚；最触目的是用粉红色绫子装裱，在孙伯葵却是初见，不由得便多看了几眼。

做主人的已经发觉了，微笑着说：“伯翁倒看看这廿四幅册页。”

原来是册页！孙伯葵跟了过去，只见绫面松彩笺的签条，题着：“春风廿四谱”六字。打开函封，廿四幅册页，已裱成一册，却是松彩绫子封面，粉红笺的签条，一笔软软的赵字，题的是：“廿四番花信风图”，下面并刊两行小字：“十洲真迹”，“雅扶珍藏”。

“实不相瞒，所谓仇十洲的真迹，说说而已；不过东西实在不坏。”

孙伯葵已知道这是二十四幅秘藏图。欲待不看，心痒痒

地割舍不下；欲待翻阅，又觉得撕破了道学面孔，会遭人轻视。迟疑之间，不由得就想到“天人交战”这句话，而吴良翻开册页，第一页美人出浴图已经入眼了。

既然如此，自然不必再装伪道学；细看了图，才发现右上角还有一方图章，刻着一句长恨歌：“温泉水滑洗凝脂。”

二十四幅图钤着二十四方图章，镌刻的是二十四句唐诗。由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、“笑倚东窗白玉床”，到“英姿飒爽来酣战”、“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看得孙伯葵竟有些血脉偾张的模样了。

吴良冷眼微笑，等他看完，随即说道：“伯翁带去玩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！”孙伯葵答说：“君子不夺人所好。”

“这无所谓。我还有精品，几时找出来，再请伯翁赏玩。”说着，已找来一方包袱，亲手将册页包好，放在靠门的茶几，以便客人带走。

“良翁如此客气，受之有愧，却之不恭，以后不敢奉扰了。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请坐吧！”

正中一张大方桌已设下酒食；张小脚来安席，奉孙伯葵上位坐定，敬酒布菜。肴饌精洁，主人多礼；加以有这个徐娘虽老，未显迟暮，反觉味如醇醪，越陈越香的张小脚相陪，孙伯葵真有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之慨。

“今天没有什么菜，只有一只狸，三吃。”吴良带些歉疚的语气说，“莫嫌怠慢。”

“良翁太客气了！如今狸的身价，大非昔比；以此珍肴相饷，还说没有菜。”

原来安化出果子狸；黄毛白脸，所以称为玉面狸。近年香糟玉面狸列为贡品，供不应求，所以身价大涨。孙伯葵的家

境，仅堪温饱，一年难得吃一回狸，自然视之为盛饌，在吴良却不算一回事；不过这天请客，另有可夸耀者在。

“东西不值钱，她家的这个厨子，倒是大有来历，曾经伺候过毕制军。”

他说的“毕制军”是指状元出身的毕沅，乾隆五十一年特授湖广总督，迄今犹在任上。现任督抚的厨子，居然在此执役，孙伯葵大为惊奇，对张小脚越发另有一番仰慕之意；而吴良仿佛视张小脚为外室，可见阔气。这样一层一层想下来，吴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，又大大地升高了。

且饮且谈，由官场谈到缙绅，由缙绅谈到市井，少不得议论新闻流言。

“喔，”吴良作出突然想起的神态，“有个关于陶秀才的传说，不知伯翁可有所闻？”

孙伯葵心中一跳，淡淡地问：“是说些什么？”

“说陶秀才自觉高攀令媛不上，有意退婚。”吴良略停一下，又说：“想来必是子虚乌有之事？”

孙伯葵先不作声，考虑了好一会才说：“也不尽子虚。”

“然则陶秀才真的想退婚？”

对此一问，孙伯葵不愿否认，但亦不便承认。承认是撒谎，否认则根本违反原意。他心里在想，陶澍肯不肯退婚，孙太太肯不肯背约，都不是症结，顶要紧的是巧筠愿不愿另嫁富家？这一层尚无把握，话就不能不说得含混些。

“此事说来话长，”他这样回答：“也是我一桩烦恼。天下父母，哪个不愿儿女上进，无奈——唉！”他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这倒是我的不是，无端惹动了伯翁的心事。不过，我不

明白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吴良发觉有小脚踢了他一下，心知不宜再说下去，便即改口：“我又错了！不该再提。来、来，请！”

两人对干了一杯，张小脚提起银壶，一面斟酒，一面说：“孙小姐是我们安化第一美人，可惜大家闺秀，我们想瞻仰瞻仰亦办不到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！张嫂，你这话谦抑得过分了！”孙伯葵不暇思索地答说：“如何谈得到瞻仰二字？”

“那么，就算是见识。”张小脚微笑着说：“不知道我可有见识见识安化第一美人的福气？”

“那也不难。用我太太的名义，具帖请孙夫人、孙小姐吃个便饭；到时候你来了，不就见识到了？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孙伯葵急忙辞谢，“内人不谙礼节，惮于应酬，她不敢领情的。”

“然则内人到府上去拜访嫂夫人——”

一语未毕，孙伯葵双手乱摇：“更不敢当，更不敢当！”他说，“我说过内人不谙礼节，而且脾气古怪，说话会得罪客人。”

何以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而且理由非常牵强，吴良微感困惑，而张小脚却别有会心，便插进来说：“西城白衣庵，重塑观世音的金身，定在腊八节开光；白衣庵的观音菩萨有求必应，孙老爷何不劝小姐去烧个香，许个愿。那里的当家妙净师太，我很熟；只要关照一声，自会尽心接待。”

“不！她不会去的。”

“是不是！”张小脚微笑着对吴良说：“大家闺秀，哪里肯让我们这种人瞻仰？”

这是她故意激将，孙伯葵果然着急非凡；因为话中隐然指他看不起她的身份，连跟他的女儿见一面都不许。这个误会